

西亚北非动荡与中国的政策

□ 姚匡乙

〔关键词〕 西亚北非动荡、地区格局、美国、中国

〔提 要〕 西亚北非动荡因叙利亚危机持续发酵及地区部分国家政权重建将出现长期化趋势。阿拉伯国家向何处去，成为转型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动荡使本地区国家关系更加复杂，地区格局面临新的调整，地区大国间矛盾和力量消长，将影响有关国家政局和热点问题走向。美国推出以“价值观外交”为核心、以“新干涉主义”为手段的新中东政策，旨在维护对中东的主导权，并为其战略重心东移扫清障碍。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政策，尊重有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和肯定。

〔中图分类号〕 D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 (2012) 3期 0087-10

〔完稿日期〕 2012年4月15日

〔作者简介〕 姚匡乙，中国前驻土耳其大使

西亚北非动荡经过一年多的演变，一些趋势性特征日趋明显，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和政策调整，其将给地区局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一、西亚北非动荡将出现长期化趋势

西亚北非动荡历时一年多，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权更迭，并迅速扩展到叙利亚。叙利亚地处中东心脏，战略地位敏感，是地区各种矛盾的交汇点。由于外来势力特别是美国和西方插手，叙利亚内外矛盾相互叠加，已演变成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地区大国沙特、土耳其与伊朗的较量，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博弈，叙利亚危机也因此成为

这场动荡旋涡的中心。经过一年的较量，巴沙尔政权对内控制力较强，得到多数民众支持，国际上拥有俄罗斯、伊朗等国相助；而反对派各自为政，力量分散，难成气候。中俄在安理会否决了美国和西方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隐含军事干预和政权更迭的议案，使美国在叙利亚复制“利比亚模式”的企图难有道义支撑。联合国—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的斡旋努力正在进行，但难度很大。推翻巴沙尔政权是美国既定政策，也符合沙特、土耳其等国利益，美国继续扶植反对派，加紧对叙利亚经济制裁，进一步孤立巴沙尔政权，迫其就范。叙利亚危机进一步恶化，其溢出效应将冲击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出现政权更迭的西亚北非国家，现已进入后动荡时期，政治、社会危机尚未消褪，又面临繁重而艰巨的经济、政治重建任务，将进入新的矛盾高发期。这是因为：

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短期难以停止。这场动荡从性质上看，尽管是内生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但带有“无领袖、无组织、无纲领”特征，各种势力混杂，各种思潮并存，在反对旧政权的旗帜下，暂时得到联合。传统伊斯兰势力、亲西方势力及民族主义势力必将展开博弈，填补旧政权留下的政治真空。埃及出现了50多个政党，突尼斯合法政党多达114个。各政党相互争斗，局势难以稳定。

暴力活动短期难以平息。多数国家政权变更，并非通过和平方式，而是以暴力甚至引入外部势力，以内战的方式实现。战争打乱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到破坏。2011年，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旅游收入降至90亿美元，仅为上年的2/3，而物价上涨超过10%。利比亚在2011年2月至10月的内战中，高达2.5万人失踪。推翻卡扎菲后，利比亚执政当局迫害前朝人士，使利比亚陷于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联合国安理会已敦促利比亚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防止冤冤相报的血腥复仇。^[1]

政治稳定短期难以实现。推翻强人统治，在广义看，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但不少阿拉伯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国家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构，教派和部落组织仍是社会的基本形态。正同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所

[1] 顾正龙：“阿拉伯四国走向”，《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1-201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2年3月。

说，在中东，国家一向软弱无力，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还要弱。^[2]因此，强人统治往往是维系这些国家内部部落和教派间的重要纽带。强人统治被推翻，重建需要稳定，而稳定需要权威，这些国家确立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的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因而其部落和教派矛盾可能再被激活。在埃及，除派系斗争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矛盾激化，民众游行示威司空见惯。在利比亚，近150部落各有诉求，东部要求自治，南部塞卜哈发生骚乱，西部地区发生部落武装冲突。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毫无权威，国家面临分裂风险。也门并未因萨利赫总统“全身而退”而使国内政治危机化解，各派围绕权利分配激烈博弈，前景充满变数。

总之，阿拉伯国家后动荡时期的政治、经济重建困难重重，将进入持续动荡的新时期。在动荡中谋变革，在变革中求稳定，将是这些国家形势演变的主要特征。

二、伊斯兰势力崛起

二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获得独立后，陆续推进国家现代化战略。然而，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全盘西化的选择，抑或是激进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都不能使国家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相反，阿拉伯国家面临的内外矛盾更加突出，在全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明显，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人心思变。这次动荡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双重夹击下，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矛盾集中爆发，也是广大民众继续探寻强国富民道路的新尝试。在这次动荡中，长期被压制的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借势而起，经历了从观望、跟进到积极参与的过程。从已完成议会选举的国家看，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埃及议会选举结果显示，穆斯林兄弟会属下的自由和正义党赢得36.6%的票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41%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出面组阁。摩洛哥伊斯兰政党——“正义发展党”在议会395个议席中获107席，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利比亚数月后也将进行大选，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斯兰教法将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在推翻卡扎菲的战争中，伊斯兰武装力量发

[2]（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挥了主要作用，今后在政治舞台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3]

但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并不能意味阿拉伯世界再次被伊斯兰化，也不是上世纪70—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现。这是因为：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影响上升。在经历上世纪70—80年代伊斯复兴运动失败、“9·11”事件和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抹黑后，不少伊斯兰学者和组织展开反思，主张对伊斯兰教义重新诠释，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伊斯兰“中间主义”的出现，是这种反思最重要的成果。所谓伊斯兰中间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伊斯兰教学者优素夫·格尔达维倡导的一种新思潮，其核心思想是：反对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公正和谐；认为必须以对话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反对诉诸暴力和通过外部力量施压；倡导教法创新，不断吐故纳新，与时俱进，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对抵御美国和西方的“伊斯兰威胁”论和内部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重塑伊斯兰形象，具有积极意义。^[4] 2005年6月，在也门举行的第32届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上通过“萨那宣言”，肯定伊斯兰中间主义对伊斯兰国家应付各种内外挑战、实现自我革新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中广泛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为伊斯兰教自我革新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伊斯兰势力出现温和化、政党化和民族化倾向。所谓温和化，是指其主张日趋温和和理性，排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激进道路，转而注重走参与选举的和平渐进道路；对待西方的态度上，也趋于理性，改变过去一味排斥的立场。所谓政党化，是指为打破某些中东国家对伊斯兰组织直接参政法律上的限制，这些组织通过组建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所谓民族化，是指承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将关注重点转移到民主和民生问题上来。^[5] 伊斯兰中间主义的传播，以及伊斯兰势力温和化、政党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说明伊斯兰势力的主流，为适应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正在进行自我改造，摒弃极端和僵化的原教旨主义，这有可能为阿拉伯国家探寻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新思路。

[3]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社会和政治动荡”，《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1-201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2年3月。

[4] 王铁铮：“新思潮：伊斯兰中间主义”，《南方》，2010年第7期。

[5] 刘中民：“中东变局伊斯兰主义面临治理能力挑战”，《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4日。

世俗主义根深蒂固。世俗体制已在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存在半个多世纪，基础深厚，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世俗的民族主义政党拥有相当实力，这对伊斯兰政党的发展构成有力牵制。伊斯兰政党无论单独执政，抑或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都不可能摒弃世俗体制、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尽管极端伊斯兰势力如“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等激进组织，利用动荡带来的混乱壮大力量，但它们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为西方国家所不容，不可能成为参政力量。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阿拉伯国家任何变革都将伴随宗教和世俗两股势力的斗争，只有在碰撞中求得妥协，寻求世俗与宗教的平衡，寻求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实现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平衡，阿拉伯国家才能走上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打破所谓“威权主义的松动，释放出神权政治的‘魔鬼’，民主化改革指向非民主前景”的“民主悖论”。^[6]但这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三、地区格局面临新的调整

旨在促进阿拉伯各国团结与合作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在应对此轮动荡中反应迟缓，态度摇摆，难于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是围绕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成员国意见严重分歧，致使本应在2011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推迟一年。2012年3月，阿盟巴格达峰会讨论叙利亚危机等问题，虽呼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支持安南的斡旋努力，但沙特、卡塔尔等国对叙利亚政府仍持强硬立场。在22个成员国中，仅有10个国家元首与会，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仅派大使级官员参加，为阿盟成立以来与会级别最低的一次。历来在阿盟占据主导地位的埃及，囿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无力他顾，在阿盟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下降，短期内难以恢复。除海合会成员国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自顾不暇。阿拉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内聚力正在下降，分歧难弥，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却异常活跃。它们凭借财力和海合会安全互助体系，发放就业和民生补贴，稳定国内局势，并出兵镇压巴林什叶派反政府骚乱，暂时渡过危机，同时介入他国危机，扩大影响。例

[6] 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12月。

如,海合会多次调解也门危机,推促萨利赫和平交权。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制造舆论,支持动荡国家的反对派,包括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扶植叙利亚反对派,要求巴沙尔下台等。海合会曾于2011年5月在利雅得召开首脑会议,宣布吸收摩洛哥和约旦为新成员。这次扩员囊括了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君主制国家,表明这些国家希望抱团取暖、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表明该组织已打破地域界限,扩充势力范围,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坚力量。阿拉伯世界的重心明显东移。

与此同时,本地区三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不断调整政策,以图争取主动,扩大影响,其中以土耳其最为突出。土耳其正义发展党自2002年上台后,调整对外政策,从“重欧轻亚”转变到“欧亚并重”,利用其连结欧亚大陆的特殊战略地位,在欧亚两端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力。土耳其利用西亚北非形势的剧变,加强中东外交,力图填补地缘政治真空,充当地区领导者。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土耳其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有效的角色,并为中东地区的权利、公正、自由和民主而努力。地区动荡伊始,土耳其即高调介入。埃及民众起事次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与埃尔多安通话,要求土耳其提供全面合作,协助尽快稳定局势。土耳其正义发展党利用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特殊关系,警告穆兄会不要向军事和国家机构挑衅,不要诉诸武力。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以中东各国穆兄会监护者自居,推广“土耳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形势的发展。在利比亚问题上,土耳其不仅参与了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率先承认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埃尔多安总理还专程访问班加西,表示对反卡扎菲力量的支持。叙利亚动乱加剧后,土耳其紧跟美国和西方国家,宣布巴沙尔政权为非法,打压叙利亚现政权,支持反对派。叙利亚反对派“全国委员会”等境外反对派组织,均在土耳其安营。土耳其已成为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基地。^[7]

伊朗在此次动荡中处境比较复杂。一方面,地区动荡转移了美国和西方的注意力,有利于伊朗发展核计划、增强在本地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伊朗核问题凸显,伊朗面临美国和西方的严厉制裁和战争威胁,经济日趋困难,加上叙利亚巴沙尔什叶派政权能否保住已成问

[7] 姚匡乙:“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1-2012》,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2012年3月。

题，这些因素都将压缩伊朗战略回旋空间。

地区形势动荡，尤其是伊斯兰势力的崛起，使以色列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总体看，以色列采取“战略沉默”，以静制动，利用海湾国家对伊朗恐惧心理，渲染伊核问题，把国际舆论引到伊朗身上，从而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

土耳其、沙特等国影响力上升，使中东地区格局朝着多元驱动的方向发展。上述国家的强势干预，打破了传统的激进与温和国家的界线，使地区国家关系更趋复杂。同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煽动下，伊朗核问题正取代巴以争端，成为地区主要热点。

四、美国调整中东政策

西亚北非动荡为美国始料未及，中东国家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使美国处境尴尬，很难果断出手，也打乱了此前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战略部署。奥巴马总统经过近半年的观察和评估后，于2011年5月19日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将采取多重措施加速推进中东民主改造，称阿拉伯世界迎来了历史机遇，美国外交由此翻开新篇章。^[8] 透析奥巴马这篇外交文告，联系近一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实践，可看到美国中东政策的如下调整：

推行价值观外交。奥巴马承诺将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推广到中东地区，将埃及和突尼斯作为民主过渡样板，为此决定免除埃及10亿美元债务，并以借贷形式帮助埃及从全球资本市场筹集10亿美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美国促成八国峰会“多国银行”承诺提供200亿美元援助，支持埃及、突尼斯两国社会经济改革进程，以期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示范效应。

稳定海湾诸国，强化其军事实力，构建针对伊朗的海湾多边安全联盟。沙特等海湾国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伊朗的前沿阵地，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就设在巴林。这些国家也是世界原油的主要供应地，关乎世界经济的命脉，因而在西亚北非动荡伊始，美国将稳定海湾各国作为中东新战略的重要环节。美国不仅默认沙特等国出兵平息巴林什叶派民众骚乱，而

[8]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ay 19,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5/19/remarks-presiden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且帮助沙特等国稳定局势，以缓解地区动荡带来的冲击。2011年12月，美国宣布与沙特达成军售协议，向沙特出售价值300亿美元的F-15战斗机，并允诺未来10年内向沙特出售600亿美元武器。白宫副新闻秘书乔舒亚·欧内斯特表示，协议强化了美沙关系，展现了美国对沙特增强国防能力这一地区安全要素的承诺。协议与对抗伊朗的潜在威胁有关。^[9]

推行新干涉主义，推动反美政权的更迭。美国借口“避免无辜民众惨遭杀戮，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对利比亚进行狂轰滥炸，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制造了在“人道主义干涉”旗帜下实施新干涉主义的“利比亚模式”。利比亚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都源自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不同点则是美国参与利比亚战争的做法更巧妙，明显打上了奥巴马印记。主要是以“多边行动”替代单边行动；强调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参与的重要性；游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为对利比亚行动披上合法外衣；改由法、英等国充当先锋，发挥领导作用，美国退居后台，担当后援；实施“以利制利”，支持利反对派。这种以巧实力打一场低成本、有限度的战争，反映了美国在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自身财力捉襟见肘的背景下，对发动战争的谨慎态度。

加大遏制伊朗力度。压伊朗放弃核计划，进而改变伊朗政权，是美国中东战略核心。伊拉克什叶派上台后，在中东形成了起于伊朗，经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什叶派弧形地带。伊叙结盟不仅威胁美国战略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也使逊尼派掌政的沙特等海湾盟国深感不安。美国整治叙利亚，力压巴沙尔政权下台，目的是打破这一什叶派弧形地带，进一步孤立伊朗。美国除采取外交孤立、军事威慑以及网络信息战等手段外，重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系统实施最严厉制裁。美伊博弈进入新时期，伊朗面临更严峻形势。

重新关注巴以问题。巴以问题是美国绕不开的难点，奥巴马重申美国将推进巴以和平，甚至提出以1967年边界线为基础划分巴以土地。美国重视以巴问题，目的是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系，重塑形象，维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但美国“雷声大，雨点小”，并未采取重大实质性步骤，巴以问题僵局难破。

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的重要组成部分。

[9] “外媒：美向海湾盟国卖武器威慑伊朗”，新华国际，2010年12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31/c_122516964_2.htm。

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太，是从全局出发、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调整。从这一层面观察，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既是应因地区形势动荡而采取的措施，更是为全面实施战略东移进行必要准备和安排。美国在这次动荡中，公开干涉别国内政，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激发了多数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反感。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不同程度对美国有两面性，既离不开美国，又憎恨美国的霸权行径。经过此轮动荡，伊斯兰势力在不少国家崛起，即使是温和派，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亦与美国中东政策格格不入。因此，阿拉伯国家政府未来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总的看，美国仍将掌握中东的主导权，但影响正明显下降。

五、中国的政策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稳步发展，西亚北非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样，该地区国家普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扩大，该地区国家发展对华关系愿望日趋强烈。面对西亚北非变局，中国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多做促谈劝和工作的原则。中国之所以坚持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维护地区稳定符合国际和地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地区国家民众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中国不赞成以暴力相威胁，甚至引进外部军事力量，强行改变国家政权。这决不是尊重和维护民众诉求的正当方式。相反，它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滑向内战，使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殃及地区和平与稳定。

其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的最重要原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恪守这一原则，发展与中东地区国家关系，赢得该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在当前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中国更应坚持这一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外来干涉，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这样才能保持主动，创造和扩大做好各派力量工作空间，进一步发展与各国的务实合作。

从西亚北非发生动荡至今，中国积极有所作为，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是积极推动地区形势走向缓和稳定。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治过渡进程中，中方一直发挥着劝和促谈的作用，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

话和协商化解矛盾,支持有关地区组织的调解努力。当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新政权产生后,中国及时与之建立联系,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在当地产生了良好反应。二是努力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安理会讨论通过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案时,中方根据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坚持不投赞成票,同时考虑到东盟和非盟的要求,并着眼于保护无辜平民生命安全,投了弃权票。但美国和西方利用这一决议对利比亚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使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对此,中国坚决反对。2012年初,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发展,美国和西方国家借口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加紧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向其输出武器装备,企图推翻巴沙尔政权。2月4日,安理会就涉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由于该草案隐含强行更迭叙利亚现政府的内容,并为日后进行军事干预埋下伏笔,中俄投了否决票,议案未能通过。此后,中方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并派遣中国政府特使、中国外长代表等三下中东,做叙利亚政府和各派工作,向有关阿拉伯国家阐明立场,沟通情况,强调中国行使否决权,并不意味着在叙利亚危机中偏袒任何一方。中国一直呼吁叙利亚各方全面配合东盟调解努力,反对武力解决及强推政权更迭等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做法。在中俄的影响下,安理会于2012年3月21日一致通过主席声明,支持安南的斡旋努力。^[10]三是关注人道主义问题。中国先后向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人民提供了首批共计500万美元和3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今后将视情继续提供。四是践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利益。动荡发生后,中国迅速动用各种力量,先后从埃及和利比亚分别撤回2000和35860名中国公民。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也受到国际社会称赞。^[11]

中国与西亚北非国家友谊牢固,彼此合作扎实,目前的动荡不会影响中国与该地区的传统友好关系。有关国家未来的政局变化,也不会改变双方长期合作的基本态势。该地区形势仍在发展中,形势动荡有可能长期化,面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应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继续扎扎实实做好对该地区的工作。

[10] 2012年3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举行例行记者会, <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915947.htm>.

[11] 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晓东就西亚北非局势与网友在线交流,2012年1月10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wjdjtl/index.html>.